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美) 爱伦·坡 (Poe, E. A.) 著

王丽君 译



WORLD LITERATURE

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美) 爱伦·坡 (Poe, E. A.) 著

王丽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 / (美) 爱伦·坡
(Poe,E.A.) 著 ; 王丽君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
社, 2012.9

ISBN 978-7-5317-2915-0

I . ①爱… II . ①爱… ②王… III .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825号

爱伦·坡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作 者 / (美) 爱伦·坡 (Poe,E.A.)

译 者 / 王丽君

责任编辑 / 于祺盛 付冰冰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4.5

字 数 / 413千字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9.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15-0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Edgar Allan Poe

译者序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是美国十九世纪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被认为是“非正统”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西方被奉为侦探小说和心理小说的鼻祖，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小说能与马克·吐温和福克纳等大家的小说相提并论，他开创了美国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先河，用演绎心灵恐惧的创作手法提升了哥特小说的艺术地位，并以夸张怪诞的方式渲染了讽刺幽默的效果。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位功勋卓越、成绩斐然的文学家生前却饱受辛劳，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死后还受到种种非议，引发文坛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认为他勤勉稳重，正直果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天才小说家，同时也是富有见识的哲理大师。但在那些对他心存偏见和误解的人眼里，他又成了恶棍和酒鬼，不折不扣的疯子，其实，无论将他视为天使也好，魔鬼也罢，他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

他既写诗又写散文，但主要是以短篇小说闻名。其中最出名的作品集有《怪异故事集》，包括《瓶中手稿》、《陷坑和钟摆》、《泄密的心》、《毛格街血案》、《失窃的信》等。这些作品都可以在本书中读到，另外还有爱伦·坡的其他三十一篇小说。

《埃榭大院的崩塌》毫无疑问，是最能体现爱伦·坡艺术风格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公认的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一。故事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他首先描述自己在秋天骑着马前往埃榭府，看到府邸周围的满目苍凉，心中有一种不祥预感。然后开始陈述叙述者与府邸主人的关系，主人及其家族的性格。接着，又开始大篇幅描绘府邸及其周边的阴森腐朽，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阴郁涌上心头……

爱伦·坡在《埃榭大院的崩塌》这部短篇小说中，几乎触及了人类感到可怕的所有主题，死亡、谋杀、鬼魂、邪恶、罪犯、人格分裂等。不仅如此，他别具一格的艺术创作手法完美地烘托了独特的艺术主题，将恐怖

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精心营造的故事氛围，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扭曲失常的人物性格无不加强了故事的恐怖色彩，使作品更加扣人心弦。

另一名篇《瓶中手稿》在当时出版时颇受挫折，不过，也正是这篇小说为他带来了经济利益，缓解了他生活上的窘迫之境，而且也大大鼓舞了他创作的信心。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有教养的自我放逐者在航行去巽他群岛的途中遇到了灾难，除了叙述者和另一个乘客以外，所有人都被巨浪扫进了海中，最后都丧生了。但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两个人在极度恐惧中度过了五天，第六天，他们遇见了一艘古怪的三桅船并登上了它。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为什么它会在这里？叙述者在上面看到了忙忙碌碌但是对他的存在毫无知觉的一群人，他进去翻看他们的航海日记，越看越恐怖。最糟糕的是，这艘神秘的三桅船也不稳定，它沿着一股潮流漂流着，最后一头撞进了旋涡。叙述者用笔墨纸张以航海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所见所感，并把手稿密封进瓶子，投入大海。爱伦·坡在这篇小说中模仿当时流行的海洋小说笔触，讽刺了船长的奇思妙想，这也是他第一篇科学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哲学主题。

一八三九年，爱伦·坡创作了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威廉·威尔逊》，这部作品并不属于爱伦·坡以往创作的三种小说——恐怖、科幻、侦探，在这部小说中，爱伦·坡叙述了两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威廉·威尔逊之间的斗争。早年邪恶的威廉·威尔逊在学校里、在伊顿、在牛津赌博，在外国诱拐少女，在他每次产生邪恶的念头的时候，正直的那个威廉·威尔逊便出现在叙述者——邪恶的威廉·威尔逊的身边，监督着他，破坏他的好事。叙述者对这个威廉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却又不得不感觉到，他和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就像他的镜子，照出他的所有的污点。他在他的面前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更加恨他，甚至让他动了杀人的念头。最后，在罗马，当他企图再次勾引女人时，正直的威廉又出来阻止他。他一气之下，拔剑刺进这个威廉的胸膛。威廉呻吟待毙，但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解放。在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了身上插着剑的自己。他杀死的是自己的影子，是他自己。

小说对主人公性格的双重性进行了深刻的探究，人通常都是很复杂的，都有其两面性，这两方面通常也在不停地斗争，这造成了我们的犹豫和自责。但是，爱伦·坡的这篇小说把这种斗争升级了，他干脆让正直的自我和邪恶的自我成为除了性格以外完全一样的两个人，并将他们安排在同样

的境地。作品展示矛盾冲突的同时，揭示了主人公善与恶两种人格间的持久斗争，这也是作者对人物心理探索的成功尝试。

一八四八年，爱伦·坡创作了《钟》一诗，诗中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是经过作者反复推敲琢磨过，爱伦·坡在诗中对钟声的描写正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最先度过的是快乐短暂的童年，接着经历半生的痛苦和磨难，最后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走向终点。爱伦·坡在晚年失去多位知音后，非常痛苦，痛苦之余还是满怀希望地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曾与多位女性发生恋情，但都是无果而终。心力交瘁的爱伦·坡无奈之下只好借酒消愁。

一八四九年十月三日，酒后的爱伦·坡被送到华盛顿大学医院。十月七日凌晨，爱伦·坡说了声“上帝保佑我”后便猝然而亡。一颗耀眼的文学巨星就这样告别了人世，年仅四十岁。

爱伦·坡在他潦倒失意的一生中，写下了无数流芳百世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评论家对爱伦·坡的作品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抒情诗人之一，有些人认为他的写作范围比较狭窄，而且缺少广泛的思想基础，评说他只是对某些韵律和节奏效果掌握得比较好。当然，批评和责难无损于他的荣誉，赞赏和追随也不能给他增加太多声望。爱伦·坡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以众多开拓之举成为美国地道文学的先驱者，一个时代的伟大探索者。

目 录

一、侦探推理故事

毛格街血案	1
玛丽·罗杰疑案	27
金甲虫	57
长方形箱子	83
失窃的信	92
“你是凶手”	108

二、恐怖惊悚故事

幽会	118
贝伦妮丝	127
瘟疫王	133
莱吉亚	141
埃榭大院的崩塌	152
椭圆形画像	166
“红死病”的假面舞会	169
陷阱和钟摆	174
活葬	186
一桶白葡萄酒	196
跳蛙	203

三、科学幻想故事

瓶中手稿	210
卷进大漩涡	217
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	231
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237
瓦尔德马病例真相	248
斯芬克司	256

四、道德心理故事

威廉·威尔逊	260
人群中的人	274
泄密的心	280
黑猫	285
逆反心魔	292

五、幽默讽刺故事

德罗梅勒特公爵	297
丧失呼吸	300
好好	310
钟楼魔影	323
被用完的人	329
眼镜	338
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	357
和木乃伊谈话	371

一、侦探推理故事

毛格街血案

无论海妖^①唱哪一首歌，无论混在女人堆里的阿喀琉斯^②用的是什么名字，这些尽管都是难解之谜，却并非没有答案。

——托马斯·布朗爵士^③：《骨灰冢》

所谓分析力这样的才智，事实上是不大可靠的。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只不过是根据其效果罢了。大家知道，具有分析力的人，如果是这方面得天独厚，总是不禁会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的疑难的脑力活动，只要是可以发挥他的才能，就算是对琐碎小事，也感到津津有味。他喜爱猜谜解题，琢磨天书，凡是解开一项疑难，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在平庸之徒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他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的的确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

假如精通数学，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也许是格外高强，最好就是精通那种高等数学，也就是所谓解析，称之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事实上也不是，只是由于它运用逆算法，才可以称为解析。但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

① 海妖，古希腊神话中有着人头鸟身的美丽女妖，以美妙的歌声诱惑水手，水手们听到歌声往往忘记一切，甚至溺死或饥饿而死。

② 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为了不让他参加必死的特洛伊之战，母亲将他乔装成女人混进妇女群里。

③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医生、作家。

分析。比如说，下象棋的，并不是在分析上下工夫，而只在计算上费心机。所以，一般认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根本就是不对的。目前我并没有在写论文，只不过是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事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并且我要趁机声明一下，将较高的思考能力花費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比起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更加的见效，更加的有用。象棋这玩艺，每个格子都有各自的稀奇古怪走法，都有着变化无常的妙用。象棋不过就是复杂罢了，却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下象棋一定要聚精会神，假如稍有松懈，或者疏忽一步，就会损兵折将，败下阵来。象棋的走法，不仅五花八门，并且错综复杂，这样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十回中倒有九回，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不是非常聪明的棋手。跳棋这门游戏，相反的，走法死板，变化绝少，疏漏的可能性少很多，因此相比之下，还用不着全神贯注，当双方棋手相遇，只需要聪明一点的就保管不会输。说得比较具体一点，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当然了也没什么可疏忽的了。这样，假如双方旗鼓相当的话，显然就只有善于动脑筋，棋法步步推敲，才可能取胜。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并且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下，这样常常可以一眼就看出唯一的招数，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是使对方铸成错误、忙中失算，凭借的就是这一招。

惠斯特牌戏^①素来以可以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众所周知，凡是智力出众的人，明显的沉湎此道，并且感到其乐无穷，而不愿下象棋，觉得无聊。不用说，绝对找不到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意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但是精通惠斯特，就可能在一切钩心斗角的重大的场合取胜。我说精通，也就是说熟谙这门玩意，包括通晓所有的一切可以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这种窍门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一般人根本就没办法了解。留神观察的，记忆力也一定会变强，因此，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玩起惠斯特也一定会非常的出色。并且霍伊尔^②牌戏谱中的规则，（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非常的通俗易懂。人们通常认为精于此道的，一定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过目不忘；二是根据“本本”行事。但是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倒恰恰就是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

^① 惠斯特牌戏，是一种扑克牌戏，类似于桥牌。

^② 埃德蒙·霍伊尔（1672—1769），是英国著名的惠斯特牌的玩家。

人的牌技。他悄悄做了不少观察以及推论。他的牌友说不定也在这么做。只不过双方对敌情了解深浅不同，与其说是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是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一定要掌握怎样观察这门学问。玩牌的人绝不是只顾自己打牌，也不是仅仅因为只求赢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他仔细打量搭档的脸色，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还依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算计一张张大牌和一张张王牌。一面打牌，一面察言观色，观察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是懊恼呢还是得意，从种种不一样的表情中，收藏以供思考的资料，根据对方将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情，来揣测赢了这墩牌的人可不可能再赢一墩同花牌。依据对方摊牌的神情，可以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掩人耳目。凡是对方随便说到一个字，或者是脱口说出一句话，或者是偶然掉下一张牌，以及不巧翻开一张牌，赶紧掩饰的时候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就可以计算赢了几墩牌，以及这几墩牌的布局。人家是犹豫呢还是窘迫，是惶恐呢还是焦急——凡此种种，事实上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向他提供了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在打了两三圈牌之后，他就可以充分的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自此之后，就会胸有成竹，并且每副牌都打得准，就好像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已经摊在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决不能够和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善于分析的人肯定也会足智多谋，但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非常不善于分析。足智多谋常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骨相学家将推定能力以及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并且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然而据我看来这是本质上的错误。智力完全和白痴没有什么不同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所以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的注意。分析能力和足智多谋之间的差别，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更要大，但是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事实上不难看出，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然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一定就爱好分析。

下面一段故事，读者看了之后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一八××年，春夏季节，我寓居巴黎，并且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迪潘的法国少爷。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的确是名门子弟，但是命途多舛，所以不幸沦为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发愤图强，也无意重整家业。多亏了债主留情，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并靠此出息，他通过精打细算，好不容易才可以维持温饱，倒也没有其他的奢求。说真的，看书就是他唯一的享受，更何况在巴黎，想要看书是再方便不

过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蒙玛特尔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里。两人凑巧都在寻找同一部珍贵的奇书，交往就此渐渐地密切起来。一回生，两回熟。他推心置腹地将一段家史详细地告诉我，我听得非常感兴趣，法国人只要一说到自己，总是将心里话兜底倒出的。对他的博览群书我也颇感惊讶，特别是他那生动活泼、海阔天空的想象力，更令人感叹。那个时候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不由得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无价之宝。之后我老老实实地对他吐露了这样一份心情。终于最后谈妥，在巴黎盘桓期间，我跟他住在一起；我的经济情况多多少少比他富裕，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这座房子式样古怪，摇摇欲坠，地处偏僻，荒废已久，相传是凶宅，对这种迷信我们并不深究，径自将屋子布置得正好就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

假如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一定会把我们当做疯子，也许只是看作不害人的疯子。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不接待任何来客。对以前的朋友我自然都严守秘密，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而迪潘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也无人认识。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

我的朋友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除此之外还能称作什么呢？我不知不觉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就像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并且我还狂放不羁地沉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但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天刚刚破晓，我们就统统关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这时候就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借着这些微光，我们就这样沉湎在梦想里——写字，谈心，看书。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游走大街小巷，或者是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是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幢幢黑影和闪闪灯火中，寻求无穷无尽的精神刺激，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借着默默观察才可以领略得到。

虽然我早就从迪潘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来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但是在这种时候，对他的分析能力我还是不由得心悦诚服，另眼相看。看他模样好像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假如不全是卖弄的话——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他轻声嘻嘻笑着，对我吹嘘说，大多数人和他比起来，都是玻璃心肝，一看就透，对我的心思他真是了如指掌，经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冷淡，

眼神毫无表情，茫然若失；而他的嗓子一直以来都是洪亮的男高音，竟提到了最高音，如果不是发音有条不紊，咬字一清二楚，听起来真的很像他在发火呢。眼看他这样的心情，我不由经常会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心里不停地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能力的迪潘。

看过了这一段，请别当我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或者是在写什么传奇小说。我笔底描写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激动心理，也可能就是病态心理的结果。可是要说明他在这个时期谈话的特征，最好举个例子。

有一夜，我们在皇宫^①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两人都在想心事，谁都不发一言，最起码也有十五分钟。冷不防的，迪潘开口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是个极其矮小的家伙，那倒不假，但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那还用说，”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根本就没注意迪潘竟然会和我这么出奇的不谋而合，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转眼工夫我定了定神之后，才不由得大吃一惊。

“迪潘，”我正色道，“这可将我弄糊涂了。不瞒你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简直就信不过自己的耳朵。你怎么会知道我正在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住了口，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在想谁。

“……想桑蒂伊，”他说，“干吗不继续往下说？刚才你心里不是在想，他个子矮小，不配演悲剧吗？”

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他成了个戏迷，并且曾经粉墨登场，演过克雷比荣^②悲剧中的泽克西斯^③一角，可是谁知卖力的结果，反而是博得一阵冷嘲热讽。

“请你千万别卖关子，”我失声叫道，“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才看透我心里在想这件事。”老实说，我拼命的掩盖，但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看到卖水果的，你就不由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不配演绎克西斯和诸如这样的角色。”我朋友回答道。

“卖水果的！——这话可奇怪了——我并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

“就在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不是有个人迎面朝你闯来吗——大约是

^① 皇宫位于巴黎圣昂纳街。

^② 克雷比荣（1674—1762），法国古典悲剧戏剧家。

^③ 泽克西斯（公元前519—前465），波斯国王。

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

我这才想起来，就在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确实就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冷不防的，差点儿将我撞倒，但是我实在弄不懂，这和桑蒂伊有什么关系。

迪潘的脸上一点都没有吹牛的神色。他说：“待会儿讲给你听，一说你就会完全明白了，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会儿，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吧。你的一连串思想活动中其中的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猎户星座，桑蒂伊，伊壁鸠鲁，尼古斯博士^①，街上的石头，石头切割术^②，那个卖水果的。”

在生活中人们有时不免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怎么就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细细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第一次尝试的人，眼看开头想起的事以及最后想到的事竟然毫不相干，南辕北辙，难免会感到惊讶。我听到迪潘刚才那番话之后，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都是是真，心里别提有多惊讶了。接着刚才的话他往下说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咱们刚刚走出西小街之前，一直都在谈马，那是咱们谈论的最后的一个话题。当我们拐进这条街，就碰巧有个卖水果的，头上顶着个大篓子，急匆匆地擦过咱们身边，而那儿的人行道正在修理，堆了一堆石头，他将你撞到石头上。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之后就绊了一脚，脚腕子还稍微扭了下，看样子你生了气，绷着个脸，嘴里嘀咕了几句，回头看看那块石头，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对你这种举动我并没特别留神，但是近来，我的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

“你眼睛就这样盯着地上——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车印和坑洼看看，因此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等走到那条叫做拉玛丁的小胡同的时候，你才露出笑容。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就深信你嘀咕的就是石头切割术，这个词儿，因为胡同里早就试铺上牢牢叠住的石块，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非常的别扭。我知道你暗地里是在说着‘石头切割术’这词儿，并且不会不联想到原子，所以就会想到伊壁鸠鲁^③的理论，再说不久之前咱们才讨论过这问题，我对你说起过，那位有名的希腊人一些含糊的猜测是多么的奇特，谁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

^① 尼古斯博士（1745—1826），英国博物学家。

^② 石头切割术，把石头切割的一种石工技术。

^③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是古希腊著名的唯物主义者。

合，我这一想，就认为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①的大星云，心里的的确确也巴不得你这么做。你真的抬眼看了，我这才肯定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昨天《博物馆报》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宏论，作者在那篇文章里，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来挖苦这个皮匠，说他穿上厚底的戏靴，就改了姓名，还引起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我说的就是这句——

“‘第一个字母并不发原来的音’，我之前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从前写作猎户星宿，我和你还挖苦过这种解释呢，我知道你是不会忘掉的。所以，你肯定不会不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伊。看到你嘴边掠过的那样的微笑，就知道你肯定是联想到了。你想到那倒霉的皮匠被开了刀，你就一直伛着腰走着，然而这一会儿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所以就拿准你想到了桑蒂伊个子矮小，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便打断你的思潮，说桑蒂伊那人真的就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但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

不久之后，我们正翻着《论坛报》晚刊，看到下面一段新闻，不禁就被吸引住了。

“离奇血案——今天早上三时左右，圣罗克区居民突然遭一阵凄厉尖叫惊醒好梦，听上去这阵声音是从毛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的，据称这幢房子由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独家居住。本来大家打算开门进去，但是谁知竟是白忙一阵，耽误了一段时间，只得用铁橇撬开大门，之后八九个邻人便在两名警察陪同下，一齐进入。这个时候喊声已停，可是正当大家奔上头一层楼梯头，又听见从楼上传下来两三个人发火争吵的粗野声音。当人们奔上第二层楼梯头的时候，这声音也停了，一切寂然无声。大家于是就分头搜寻，并且赶紧逐间查看。搜到四楼一间大后房之后，只看见房门反锁，便推门闯入，眼前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在场者全都大惊失色，魂飞魄散。

房间里凌乱不堪，家具全遭捣毁，并且散弃一地。房内只有一个床架，床垫早已拖开，扔在当中的地板上。还有柄血污斑斑的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还在壁炉上，也溅满着鲜血，好像是给连根拔起的。在地板上人们找到四枚拿

^① 猎户星座，在希腊神话中，猎人奥利昂因钟情于黎明女神而被杀，死后化为星座，称为猎户星座。

破仑^①，一把大钥匙，三只黄玉耳环，以及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两个钱袋，装了大约四千枚金法郎。房内的一个角落里有只五斗橱，抽屉全部都拉了开来，很明显的是给搜劫过了，但是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但是在床垫底下（不是床架下）找到一只小铁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房里根本就不见列士巴奈太太的影子，只在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大家于是就将烟囱搜查一下，说来非常的可怕，竟然拖出了女儿的尸体，原来是被人倒栽葱塞进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并且硬塞上去一大截。尸体还没凉呢，仔细一看，见身上有不少地方擦伤，毫无疑问，是硬塞进烟囱管的时候擦破了皮肉。脸部有不少严重的抓伤，喉部也有深黑的淤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看上去是被扼死的。

人们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仔细搜遍，但是并没再发现什么，于是就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只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喉部完完全全被割断了，大家刚想扶起尸首，头便掉落。头部和尸身全给割得血肉模糊——尸身特别惨不忍睹，简直就不成人形了。

本报认为，目前为止，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旧毫无线索可言。”

第二天的报上又登载了这么一段詳情报道：

“毛格街惨剧——据悉和该项骇人听闻、迷离扑朔的事件^②有关人士，均经传讯。”可是，传讯结果，仍然没有为本案提供任何线索，兹将全部重要供词摘引如下。

“洗衣妇，宝兰·迪布尔，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经有三年了，三年内，就一直为她们洗衣服。老太太和女儿好像非常的和睦，简直就是母慈女孝。工钱给得不少，也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来源。列太太也许是靠算命为生，听说有积蓄。每次取送衣服的时候，总不见屋里有人，一定是她们家不雇佣人，并且看

^① 拿破仑时期铸造的钱币，大约合二十法郎。

^② 在法国，“事件”这个词儿还从没有像我们看来的含义那么轻率。